

尚書君奭篇大義探討

李振興

(作者為本校中文系專任副教授)

摘要

本文就該篇內容大義，歸納成七點，以見周公挽留召公繼續在朝中輔政的誠意，並借以表現周公之德、聖人之情。

- 一、以國家興亡相責勉，使召公打消退隱的意念。
- 二、以創業不易、守成尤難，表明一己的處事方針。
- 三、以前代的盛衰，說明輔佐大臣的重要，借以勉召公繼續為周之大業效力。
- 四、明示以文、武的聖明。然其所以有成，亦無不仰賴大臣的輔佐，借此期盼召公同心輔政。
- 五、說明老臣凋謝，碩果僅存，世臣輔政，當共休戚之理。
- 六、以前王顧命相召，以一己之至誠相感，以無窮希望相勸，以光明遠景相勉。
- 七、以畏天命、悲人窮為懷，所以多誥。
- 八、結語。

君奭篇，為周公挽留召公奭歸隱而作。當武王崩逝時，成王尚幼，周公乃攝政當國。他立政、靖難、制禮、作樂、致太平，給周代打下了長治久安的深厚基礎。及成王長，即行歸政，此時朝中老臣，已寥若晨星，僅周公、召公二人而已。然而召公卻欲退隱，周公有見於國家不可無老臣輔佐，於是乃以至誠之意，懇切之辭，勸召公打消去意，共襄成王。本文即循此觀點，以探討周公之德，聖人之情。

一、以國家興亡相責勉，使其打消退隱的意念：周公瞻前顧後，默察冥思，此時雖已歸政成王，「然觀其德，尚不可舍而去也。」（註一）因此不僅他本人要留在朝中，繼續輔佐成王，同時更認為朝中亦不可沒有召公，如是方可使成王舉止不失其德，所以本篇一開始他就說：

我們大周朝，既然承受了天命，治理人民，我不可不知，大周的王業，是否能永遠的符合於休美的標準，而上天又能以誠信來輔佐我們；我也不知，大周王業的終結，是否會由於不祥善所致。

我們對於周公兩個「我不可不知」以下所說的話，特別感覺其意義深長，耐人尋味。那意思是說：你召公留在朝中輔政，則國家將會休美，上天也會誠心誠意地來輔佐我們；退隱，則國家將會不祥而終，其關鍵全在於你召公一人的去留。換言之，即召公一身關繫着國家的存亡安危，在此情況下，是不是應該深加考慮，打消去意呢？所以周公接着說：

唉！君爽啊！剛才我所說的那番話，以前你就已經這樣告訴過我（註二），由於你的提示告誡，所以我絕對不敢安享上帝賜於我大周的基業而有所作為，而竟不盡心力地來輔佐王室，我更不敢不永遠地思念着上天的威罰，以及人民的疾苦。我想，這樣做，才能使人民無所怨尤，無所違悖啊！

在以上周公所說的兩段言論中，一方面道出了召公原本忠盡不二的心意，這在召誥中，我們可以看的很清楚，這絕不是周公的危言聳聽，故意恭維，同時另一方面，也表明他自己的感受、態度、行為和做法，由於二人的通力合作，才有當時的那個局面，而就在此時，召公卻要退隱，這使周公在心理上，可能引起不安、或力單無法勝任的畏懼之感，所以也就不得不表露他的看法，他說：

我雖然已盡了心力，但是對於我們後嗣子孫（成王），若仍不能使之敬天愛民，以致遏絕、墜失了祖先的基業，而你由於退隱家居不知其情，這在表面上看來，你毫無責任，但是在你的心中，難道會不抱憾終生？

這話說的又是何等真誠有力！對一位原本忠於國家的大臣來說，當然會發生無比的震撼作用，這一點，是我們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的。

二、以創業不易、守成尤難，表明一己的處事方針：周公以忠誠不二之心，襄武王輔成王，可說是歷盡艱辛，鞠躬盡瘁

。因此對於創業、守成的道理，當能體會得最爲深刻而透闢，從這些體驗中，不知不覺間，也就形成了他的處事方針和看法。他說：

上天命我大周嗣承帝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於此也可證明，上天並不是輕易就可取信的。一個國家，如不能永久承嗣其先王的恭敬光明的德業，那就要滅亡。現在我小子且所能做到的，並不能對後嗣王真正有什麼幫助，我只能以先王的德業來啓導他，移施在這幼童的身上而已。

這一方面追述過去七年的艱辛輔政，深深地體會到「天命不易，天上難於取信，稍一不慎，就會導致國家滅亡」的噩運，同時由此也更能看出周公又是何等的謙恭自處。此言外之意，無異說：既然輔佐王業的不墜，是如此的困難，你召公又何能輕言退隱呢？所以周公接着說：

就是由於上天難信，是以我能做到的，只是延續文王的美德，因爲我知道上天是不會輕易廢棄我文王所承受的帝業的。這一番話，不但謙虛的表示了一己的德薄能鮮，不足以取信上天，同時也反映出主題的所在，那就是如無召公的輔佐，充其量，國家只能維持現狀，要想再進一步的富強康樂、宏揚先王的德業，那就非召公的大力支持不可了。言外之意，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召公你是不可以退隱家居的啊！也惟有我們二人的通力合作，才能永保國運的不墜。

三、以前代的盛衰，說明輔佐大臣的重要，藉以勉召公繼續爲周之大業效力：首先周公歷舉殷代的所以興，乃由於君聖臣賢，相得益彰，上下相恤、相勉、合作無間，故能「多歷年所」。使大臣輔佐之功，自然顯現，接着就以實例來說明他的這種看法，是絲毫不爽的。「如在成湯，就有伊尹輔佐，在太甲，就有保衡輔佐（案：保衡即伊尹。），在太戊，就有伊陟、臣扈、巫戊來輔佐，在祖乙，就有巫賢輔佐，在武丁，就有甘盤輔佐。由於這六位大臣，都能各盡其職責，陳布其才力，故能把殷國治理得非常安定，因之而殷朝的這些君王，也都能德配天地。檢討起來，這都是大臣輔佐的功勞。」周公所以不憚煩地述說這些往事，毫無疑問的是想着借此往事，勉勵召公同力輔政，「以篤周祜」。因此他更進一步的說明，在此情況下，「上天也能大助於殷國的帝業，而殷朝的百官以及王族在官的人，也沒有不是秉持着這種德行以自勉而又能憂思勤勞他們各自的政事的。那些小臣和諸侯，更是都能奔走効力於國家。就是因爲舉國上下的在位官員，都能稱揚天子之德，來盡心盡力的輔佐，所

以當天子有政事於四方的時候，而四方之人民，就像對於卜筮一樣（案：殷人信鬼，周初即使有所改變，想亦相去不會太遠，故有此言。），沒有不是篤信不疑的。」一個國家的政令，能推行到這種程度，得到人民的如此信任和力行，當然是「上下和睦，黎民於變時雍」了。這種令人嚮往的景象，凡為忠臣義士，有誰不希望如此？「至於殷代的所以滅亡，那是由於繼承帝業的紂王，敗德亂行所致。因此，我們要永遠的思念着殷代的所以興，是由於大臣的輔佐。而今，我們周朝，也有上天所降下的定命（王業），因此您召公也應當以期其太平（國家大治）來勉勵我們新建設的國家啊！」由於周公的切己體察，故能見深慮遠、言切意誠，將活生生的事實，擺在眼前，誰又能置疑？誰又能不惕然覺醒、奮勵以為？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註三），這不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四、明示以文、武的聖明。然其所以有成，亦無不仰賴大臣的輔佐，藉此期盼召公同心輔政：孔子譽文王為至德（註四），史記周本紀亦載：「如伯夷、叔齊之賢，亦往歸之。」又說：「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可見文王之德，不僅可以化民成俗，同時亦可以和洽諸侯。我們常說：「知子莫若父」這句話，可是反過來說，也未嘗不可說「知父莫若子」。以周公之聖，察古鑑今，當更能了然。所以他說：

君爽啊！在從前，上帝所以一再地勸勉我文王從事修德，就是想要把宰撫四海的大命，降落在他身上。我文王的所以能修政化、和洽中國的諸侯，並沒有辜負上天的美意，那是由於虢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等五位賢人的輔佐啊！假如沒有五位賢人的來往奔走，來迪導我文王的常教，那末我文王就無德降於國人了。說起來，這也是上天大助於我周室，是以五位大臣，均能秉持中正之德，更進而敬畏天命，深知天理律則，於是我文王之德，才得以顯明。由於五位賢臣昭明了文王之德，進而又被上帝聞知，所以祂才把殷家的天命，授於我文王來繼承。

殷人信鬼，周人信天，這是大家所熟知的，同時也是人類在演進的過程中，所必需經歷的。這在當時來說，是合情合理的，並不足怪。周公的這番話，當然是在強調輔臣的重要，以文王之聖，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年方弱冠的成王，尤其需要大臣的輔佐，自不待言。至於武王滅殷而有天下，推其所以能有此不世出的偉大功烈，仍然是得力於大臣的輔佐，所以周公說：

到武王時，五位賢臣，就只有四位在世了。由於他們能輔佐武王奉行上天的威罰，所以才誅殺了強敵。這四位賢臣，不

僅昭明了武王的德業，使上天聞知，同時更能殫盡各自的才德，來同心協力地輔佐武王建設周室。

以上三、四兩項，歷舉殷商之興，有此六臣，文、武之時，有此五臣，均在強調輔臣的重要。如無大臣的盡力輔佐，任憑君王多麼睿智聖明，亦不克成就其王業。而臯陶的所以將大臣喻為天子的股肱（註五），豈非無故？而此處所以譽輔臣之功，並非貶聖君之能，僅在說明君王的不可以無輔佐，借此以打消召公的去意罷了。是以宋代的林之奇先生說：「無逸、君奭，皆周公所作，方其為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君之憂勤，及其為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註六）這話說得非常見解，於此我們也就更可以看出周公的用心了。

五、老臣凋謝，碩果僅存，世臣輔政，當共休戚：照理說，周公既歸政成王，也就應該「功成身退」，不當再行過問政事。然而我們由前文周公歷述殷、周聖君賢相的交互輝映，乃使其國，得以「歷數有永，綿延不絕，內外之臣，莫非忠良，而其發政施教于天下，無不信服而感化，周以五臣之故，仁恩惠澤，浸潤於民，遂自百里而興，膺命以撫方夏，天下莫不稱頌其德，而不忘世臣舊德之有益於國也。」（註七）這是周公所以不能退隱的原因之一。其次，周公觀察成王之德，以為此時尚未可以離去，其以「無逸」誡之，就是一證。而事實上成王也確是「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註八）如「逸豫之心一萌於中，則上無以奉天，下無以撫民，天命將自此而斷棄。」（註九）而人民也就將要遭到無窮的災禍了。此周公所以不能退隱的原因之一。再者，成王即政，年方弱冠，「非有櫛風沐雨之艱，而遂饗此富貴之勢，非有殫精疲神之勞，而遂享此治安之效。」（註十）雖然在其未即政前，由於周、召之輔佐、啓沃訓迪，固能納王於善，假如在聽政之初，即遽然退隱而去，在此情形下，新王的舉措，如萬一有所不當，這不但將有辱於文、武的德業，而周公輔佐之功，亦將付諸東流，這是周公所以不能退隱的原因之三。我們就此三點，再詳審篇中所言，確實也可體認到「皆是周公以天命難誣，懼成王之弗克負荷，以忝前人之成憲，故已雖致政，而不敢告歸。」（林之奇尚書全解卷三十三）既然其本身無法退隱，而此時朝中老臣又多已凋謝，而碩果僅存者，惟二人而已。況世臣輔政，當與國家共休戚，又怎能輕言退隱？周公有鑑於此，不僅斷然決定一己留在朝中繼續輔政，就是與他分陝而治的召公（註十一），亦以至誠之心，堅定之意，勸勉他打消去意，繼續留在朝中輔政。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周公當時的處境與說辭吧！他說：

而今在我小子且來說，就好比浮行於大川中一樣，自今以往，我們二人，必須同心協力，始能渡此危難。不過我小子且，昏昧無知，而在官的人，又不能見責於我，更沒有聖賢勉勵的言論，能讓我聞知，老成有德的人，也不來我周朝輔佐。在這種情況下，我連鳥叫的聲音都無法聽到，又如何能顯明成王之德於上天呢？

在這一段話中，不但可以看出周公的用心和處境，同時更可看出他又是多麼地的謙恭誠摯。也惟有虛懷若谷的人，才願意接受別人的「建言」，才肯開誠布公地與人合作，才能處處感覺一己的不如人。因此也才能導致其進取不已、多聞、多識、多見、多思慮。這對我們後人來說，又是一個多大的啓示？不僅如此，他更能進一步的告訴召公說：

君爽！現在，請你能重視先前我所說的那些話，同時我想、你比我更明白，那就是我大周承受了上天所賜的國運，這固然是無窮的美善之事，同時也是非常大的艱難（註十二），我現在把這個道理告訴你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千萬不能讓我們們的繼位君王，有任何絲毫的迷惑啊！

在這段言論中，現在我們仍然所能直接體會到的，就是「惟休、惟艱」的寓意。這無異說：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價，要享樂，就必須吃苦，因為也惟有在勤苦中，才能深切體驗到成功的艱辛。同時任何事情，往往也都是對待的，既有「無疆惟休」，那當然也就有「大惟艱」，世事皆然，所謂有利就有弊、有得就有失，幾乎沒有例外。既知創業不易，那就應該想到守成尤難，時時刻刻都不能怠忽。同時在這段言語中，也可以反映出周公並不以承擔重任為樂，相反的，卻有無限惶恐之意，憂懼之情，這也正是我們後人所不及的地方。

六、以前王顧命相召，以一己至誠相感，以無窮希望相勸，以光明遠景相勉：周公惟恐召公不允，於是就以先王的遺命相告，以期使之幡然改圖，並以一己的至誠，及前朝的滅亡相感，使之打消去意。周公說：

您應該還記得，從前我武王在臨終時，曾經數布了他的心腹，詳盡地命令您作人民的標準、法則，他說：「你要勉力地修為，誠心誠意地輔佐後王，以承受天命。要知道，承受我文王偉大的德業，也可說是無窮盡的憂心啊！」

這話的含義，實在太深遠了，不僅有勉勵，更重要的是警示與提醒，使之時刻以憂恤為懷，其憂為何？憂其不能光大祖先的德業，憂其不能厲精圖治，憂其不能效法前王，憂其敗壞德業，憂其不能永保不懈之情。周公既以此提示召公，當然自己更

應以此爲懷，勉力以爲，所以他又說：

君夷啊！我以至誠與你相商，請求你也能一本初衷，敬謹地與我共同來正視殷朝的滅亡，完全是由於大不善。因此，我們要永遠地思念着不要遭到上天的懲罰啊！

於此，我們可以看出周公的挽留召公，全是出於至誠，他懲前毖後，既鑑於殷的喪亡，又感念到上天的威罰，同時又負有延續先人德業的重責大任，在此情形下，又如何可以不敬謹？更如何可以不盡心力地輔佐王室？這言外之意，無異說：既知殷朝由於大不善乃遭致了喪亡，欲避免此種災禍，就當力求備善，念天威，即當繼續輔佐王室，不應歸隱啊！因此周公接着又再一次的表示了一己的至誠，希望召公不要退隱，能與他共同襄成王業。他說：

我以最大的誠心向你訴說（案：指前文所言。），我想來想去，能夠襄成我大周王業的，只有我們二人。說到這裏，我想你一定會回答說：「周代王業的成敗，是在我們二人身上。」就目前的情勢言，上天賜給我大周的休命，日益到來（指國家日益昌盛，建設工作也日益繁多而言。），就是我們兩人全力以赴，恐怕還不能勝任呢！雖然如此，我相信，由於你能敬明德行，又能表揚俊秀的人才爲國家服務，終能襄助我王，造成一個不平凡的偉大時代的。

臯陶謨說：「在知人，知人則哲，能官人。」周公真可說是知人矣。由於他的明哲，故能見遠知近，未雨綢繆。所以能在言語中，寄託無限期許，無限企盼，以及無限的仰慕之忱。同時他又能把一個美麗的遠景，很具體地展現在召公的面前，使之不能不心悅誠服的打消去意。非有至德的人，誰又能如是以爲？是他又說：

唉！篤厚不移的輔佐王室，是我們二人的責任，真高興能看到我王有今天美盛的成就，他一定能完成同文王一樣的功業而仍不懈怠，由此也可以想像得到，他也同樣地能上聞於天，而使四海之內，日出所能照到的地方，人民都能遵循法度，而順從他的治理。

在這幾句話中，我們可以充分的看出周公不伐其功的美德，所謂「美盛的成就」，這當然是由於他的攝政致太平所致，但他卻推說是後嗣王的成就。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意念，就是周公的一個樂觀的看法。然而樂觀必須靠信心、靠遠見、靠恆心、靠毅力、靠協和的通體合作，才能實現。他攝政七年，已使國家從風雨飄搖中，而走向安定，今後如能再與召公繼續同心輔政

，當然可以使成王成爲英主，造成一個偉大的時代。同時在這裏，也無異間接的告訴我們，成王爲一可造之才，可輔之王，只要篤誠厚加輔佐，必可有成。換言之，輔佐成王，絕不會令人失望，以此來加強召公的信心，其用意誠可謂爲既深且遠了。事實上，我們由顧命篇、成王臨終時的那種敬慎不苟的舉止，也確實可以證明成王爲一代英主。而史家所稱述的所謂「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註十三），也能爲我們的論點作注腳。而周、召輔佐之功，於此也就可以具體的看到了。由這一點，不也可以看出周公的遠見近識、未雨綢繆的明哲之舉嗎？這種高瞻遠矚的才德修養，後世之人，誰又能及？

七、畏天命、悲人窮，所以多誥：周公輔佐成王，盡瘁周室，爲周代在政治上，打下了甚至不可動搖的基礎，這是任人皆知的事。我們常說「愛之深、責之切」這句話，周公的留召公，就是出於此種心情，而他的所謂「多誥」，尤其是出於此種心情。不過在這裏，我們要稍加解釋，不然的話，那是會引起誤會的。所謂「愛之深」，是指愛周室、愛成王、愛其先王的德業而言。所謂「責之切」，責字應作「祈求」解，是指懇求召公留任而言。所以在此情況下，他也就毫無顧忌地、坦誠地吐露了心聲，他說：

君奭！並非是我願意如此多言，我所以這樣嚙嚙，是畏天命而爲人民憂心啊！

這種幾近於聲嘶力竭、熱淚盈眶的祈求，誰又能爲之不動心？蔡沈書經集傳說：「韓子曰：『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臨了，周公又慨歎地說：

唉！君奭！您是深知人民性情行爲的，然而您更知道，大多數人民的情性行爲，沒有不是善於開始，而卻難於保持到終了的。我要向您說的話，僅此而已，自今以後，我堅信，您是會敬慎您的職事，輔佐王室治理人民的。

周公在最後，以「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相勸勉，這在表面上看來，是對一般民情而發，而其中的寓意，以召公之德，是不難領會的。周公既以始終如一勉人，其自身的舉止，也就不言而喻了。他的公忠體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註十四）其行事既然如此果決，而有始有終，自不待言。他的歸政成王，而仍然留在朝中繼續輔政，不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孔子說：「才難，不其然乎？」（註十五）孔老夫子的這句話，用在此處，卻特別能說出周公的心情和用意。由於周公的能以國家人民爲前提，以至誠相勸勉，故能終於使召公幡然打消去意，而繼續

輔佐王室。所以宋代的蔡沈說：「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夫！」（註十六）元代的董鼎也說：「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同功一體之人，均有忠君愛國之心者也，安得不油然而感，幡然而留哉！」這些言論，都能「先得吾心之所同然。」

八、結語：就君奭篇，我們作了以上七點歸納，說明周公忠悃明哲，洞察事理，執柄要領，掌握癥結，處處以國家為念，時時以發揚先王之德業為為。他不僅明察既往，更能洞悉未來；明察既往，故能以歷史為鑑，以規一己的行為，以建一己的人格；洞悉未來，故能處事機先，未雨綢繆，弭禍患於無形。其所以能苦口婆心、堅留召公使之打消去意，非有見遠知近之明，料事機先之智，忠愛國家之誠，又何能出此？所以林之奇先生說：「無逸、君爽，皆周公所作，方其為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君之憂勤，及其為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註十七）所謂「言各有所當也」，就是我們所強調的洞察事理，執柄要領、掌握癥結了。呂祖謙先生說：「後世權位相軋，排之使去，則有之，挽之使留，蓋亦鮮矣。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也。」（註十八）這話真是說的一針見血，再肯切也沒有了。郝氏敬也說：「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天行之健，不息之誠，以天地民物為心，未嘗遲回於衰老之年也。吾當為之事，與夫不可辭之責，一息不容少懈，吾夫子思夢見周公，孟子謂：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爽，始信其然也。」（註十九）由君奭全篇看來，這評論是正確的。

最後，我們不能再為一提的，那就是召公何以要退隱？從周公挽留的言論中，我們似可看出他退隱之意頗堅，這是否有理可說？關於此一問題，先儒說解甚紛，尤其是「召公不悅」（註二十）之言，在篇中，我們實在看不出召公有那裏不悅，為何不悅的意圖。遠在宋代的朱子（熹），就已有「這意思曉不得」（註二十一）的慨歎了。既然篇中隻字未及，我們又何必厚誣古人呢？就情勢說，召公原本與周公分陝而治，現在周公既已歸政成王，照理說，一切政事，就當由成王處理，二人一方面固已年老，再則也是功成名遂、而應該退隱的時候了。我們如果僅就「功成身退」這一點來說，又何嘗不是明達之見？所以蔡沈書經集傳說：「召公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衡情度理，這種說法，是可以令人接受的。同時這對於召公的人格來說，不但絲毫無損，反而愈見其淡泊高潔呢，至於周、召二公的比較，因不在本文範圍之內，在這裏也就不再贅言了。臨了，

我們想借用一首七絕作結，詩曰：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竟死，一生真偽有誰知？（註二二）
所幸天假以年，均未於「當年身死」，使我們後人得以一辨忠奸。

附 注

註一：見尚書全解卷三十三，林之奇引蘇氏語。

註一一：見公羊傳隱公五年。

註二：案召誥篇云：「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

註一二：此數語，無異周公轉述召公之言，召誥云：「惟王受命，無疆

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惟休，亦無疆惟恤。」其義即如周公所言。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註一三：見史記周本紀。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周公師其

註一四：見孟子離婁篇下注：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

義，用以說周之安危，以提醒召公。

武所行之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也。仰而思之，參諸天也。

註三：見論語憲問篇。

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註四：論語泰伯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

註一五：見論語泰伯篇。

也已矣。」集注引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

註一六：見書經集傳卷五篇末蔡沈注。

人歸之，而不取，所以爲至德也。」

註一七：同(6)

註五：見阜陶謨。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

註一八：見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十六引。

勝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註一九：同(18)。

註六：見林之奇著尚書全解卷三十三。

註二〇：見尚書君奭篇序。

註七：同(6)

註二一：同(18)。

註八：見林之奇著尚書全解卷三十二。

註二二：此詩爲筆者啓蒙時，塾師所教，已不能憶爲何人所作及其詩題

註九：同(6)

，因其押韻，故尙能背誦，然亦不知其文辭是否有誤，請方家

註一〇：同(8)

示正。